

CHAOZHOU-SHANTOU CULTURE RESEARCH

潮學研究



2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Chao-Shan History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 Shantou University Chao-Shan Culture Study Centre

主编

饶宗颐

副主编

杜经国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杨方笙 吴奎信 陈 泽 陈历明

陈汉初 张惠民 林伦伦 郭马风

郭伟川 黄 挺 曾楚楠 隗 芾

蔡起贤

执行编辑

黄 挺 张惠民 陈维昭

目 录

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之地位·····	饶宗颐 (1)
努力加强潮汕海外交通史的研究·····	陈高华 (9)
潮汕地区古代海上对外贸易·····	杜经国 黄挺 (13)
从考古文物资料探索潮汕地区的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邱立诚 杨式挺 (34)
樟林港史补证三则·····	陈春声 (50)
南澳岛两处古遗址研究·····	曾 强 (64)
《宋史·陆秀夫传》补订·····	陈训先 (74)
元代潮州路总管王玄恭事略·····	马明远 (83)
试析吴六奇之保土捍民及其对明郑集团的打击 ·····	马楚坚 (106)
郑成功转战潮州的用兵谋略·····	陈历明 (159)
詹安泰教授的生平与学术成就述略·····	詹伯慧 (171)
词学湛深词律精·····	蔡起贤 (179)

潮汕地区古代的水利建设·····	黄挺 杜经国 (189)
1860年——1949年潮汕棉织业·····	胡粤平 (215)
上海潮州帮与孙中山的关系·····	郭绪印 (233)
潮汕音证古(韵母部分)·····	李新魁 (246)
潮汕方言韵母与中古音韵部的比较研究 ·····	林伦伦 (268)
宣德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校议(下)·····	林道祥 (304)
丁日昌《抚闽奏稿》篇序厘正·····	汪受宽 (322)
研究资料:	
澄海新发现的清代碑记·····	(336)
潮学研究团体介绍·····	(339)
潮学研究园地介绍·····	(341)
潮学研究学术动态·····	(343)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活动记要·····	(346)

CHAOZHOU-SHANTOU CULTURE RESEARCH

Contents

- The position of Zhelin in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traffic *Rao Zongyi*
- Making more effective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overseas traffic of the Chaozhon-Shantou region *Chen Gaohua*
- The ancient foreign trade by sea of the
Chaozhou-Shantou region *Du Jingguo & Huang Ting*
- A view of the position of the Chaozhou-Shantou region
in the "Silk Road"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n the light of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culture relics *Qiu Licheng & Yang Shiting*
- Three additional proofs of the history of the Zhanglin Harbour
Chen Chunsheng A study of two ancient relics
of Nanao Island *Zen Qi*
- Additional revision of Luo Xiufu Biography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Chen Xunxian*
-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Wang Xuangong, governor of
Chaozhou Prefecture in the Yuan Dynasty *Ma Mingda*
- Atentative analysis of Wu Liuqi's deeds of protecting territory
and defending civilians as well as his hitting at the Zheng
Chenggong bloc *Ma Chujiang*

- On Zheng Chenggong's military strategy
in his battles in Chaozhou *Chen liming*
- A brief account of professor Zhan Antai's life and
academic attainments *Zhan Bohui*
- Profound study of *Ci* poetry and consummate mastery of
its tonal patterns and rhyme schemes: A tentative research
into Professor Zhan Antai's *Ci* poetry study *Cai Qixian*
- The ancient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the
Chaozhou-Shantou region *Huang Ting & Du Jingguo*
- A survey of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the
Chaozhou-Shantou region (1860-1949) *Hu Yueping*
-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aozhou townmen group
in Shanghai and Sun Yatsen *Guo Xuyin*
-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finals in Chaozhou dialect *Li xinkui*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nals in Chaozhou
dialect and the Middle Chinese *Lin Lunlun*
- Textual comments on the handwritten copy of *A Story
of a Gold Hairpin Liu Xibi* made out in the Xuande's
reign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Continued) *Lin Daoxiang*
- Corrections of the arrangement order of Ding Richang's
memorials to the throne in manuscript during
his ruling over Fujian Province *Wang Shoukuan*
(目录英译: 罗英凤)

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

饶宗颐

柘林现在是潮州市所属饶平县辖下的一个小镇，在明清历史上为海防要地，与南澳对峙，和黄冈、大埕相犄角，形势险要。明时设柘林寨，为海上门户，其地一带称为柘林澳，嘉靖丁未（廿六年，1547）郭春震《潮州府志·地理志》云：

柘林澳：暹罗诸倭及海寇常泊巨舟为患，今调拨潮碣二卫军士，更者哨守，益以募夫，以指挥一员领之。水寨：凡舟之过秋溪及樟水港者必由之。洪武初，置石城，造战舰以拒番舶。今官军往来防御，以夏秋为期。（拙编《潮州志汇编》页70）

郭氏在这段纪录的后面复加上一番备倭的议论，指出领饷金募海夫不足，复益以东莞乌船子弟兵之数。复论该地无法遏止为乱之原因有三：“一曰窝藏，一曰接济，一曰通番。”所谓“通番”，“谓闽粤滨海诸郡人，驾双桅，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携诸番奇货，因而不靖肆劫掠”。（同上书）

明史324暹罗传“嘉靖元年暹罗占城货船至广东。市舶中官牛荣纵家人私市，论死如律”。当日禁绝通番如是之严。春震是篇他书屡加以转录，足见其重要性。（如东里志、吴颖顺治潮志）

嘉靖时，番舶已经常往来，知暹罗与潮人之移殖交流，由来已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3）饶平大尖峰下云：“柘林澳

在其南，暹罗日本及海寇皆泊巨舟于此”。即抄袭郭志之说。

万历二年陈天资修《东里志》云：

洪武二十六年，置水寨，兼哨柘林。洪武二十七年，置大城守御千户所。（倭）寇海边，自澄莱（莱芜）至广东千余里，咸被其害，至是命安胜侯吴杰率武职于沿海以总备。仍置寨建所，于是有东陇之水寨，柘林之东路，而大城所亦因以建置焉。（传钞本）

洪武初，只在柘林东路置哨，而水寨则与大城所同时设立。水寨在东陇，郭志所谓樟水港，即指澄海樟林。明泰和杨彩《南澳赋》云：“柘林樟林，苍苍郁郁。”柘林、樟林每联称在一起。一九七二年在澄海县东里和洲村出土，远洋木船，舷板上有下列字样：

“广东省潮州府领□字双桅壹佰肆拾伍号”蔡万利商船（《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页123）

红头船有单桅和双桅，此即当日出洋的双桅渔船，为蔡万利商号所造者。柘林造船业亦盛，至今尚然。水寨去柘林约一日程，洪武三年指挥俞良辅筑城周不及二里（见方輿纪要），而大城所即大埕城所，为洪武二十七年百户顾实创筑，高二丈七尺，周围六百四十三丈，城之四门，各建城楼，规模宏伟，东面城垣至今保存完整，四面城门尚在。柘林东路于嘉靖时改为寨，刘忬饶平县志云：

嘉靖四十五年改东路为柘林寨，东路之兵，时聚时散，海寇伺其往来，以为肆掠，民无宁岁。提督吴桂芳奏募民兵一千七百一十六员名，领战船大小四十五只，以指挥一员统之，建牙于天妃宫之东南，屹然一巨镇焉。

寨址位于镇东北小山岗之上，营房已废，寨墙尚存。东里志云：

象头山在柘林，旧有天后宫。嘉靖初，镇守东路官，即庙树

柘为营，戊戌(17年—1538)同知刘晴川(魁)与知县翁湘湖(五伦)行部至此，有诗。(不录)

今天后宫后摩崖有玉湖书“披云洞”三大字，这是柘林寨见于志乘的记录。由设一哨进一步而设寨，经过许多地方官的倡议与经营，嘉靖壬寅(21年—1542)饶平知县益阳罗胤凯议云：

窃惟柘林前金门一道，上据白沙墩，下距黄芒、南洋，外跨隆、南、云、青四澳，内则延袤黄冈、海山、钱塘、樟林等处多村，闽广货舟所经，……每有番舶据海劫掠……连年官府雇募黄芒等处兵夫三百名，协同官军驾船屯聚……往往海滨骚扰，然必以柘林兵夫易之，安知柘林兵夫，不为黄芒之为乎……

嘉靖乙卯(34年—1555)知县应天徐梓有建海八议，略论：“沿海多设备倭官军，故于宣化(都)柘林之东北，特建大城备倭之千所户，而今则无益矣”。以其“隐处内地，去柘林十里之遥，海寇登岸劫掠，尚不知闻……而柘林地方，旧尝设一指挥以守之矣，为今之计，宜设一员于南洋……分一员柘林，以大城官军为主，而以某处募兵若干翼之。”(具详《东里志》〈公移〉议地方一项)

在嘉靖正式设寨以前，柘林自明初以来只有指挥一名，而兵额及战船都无明文规定。这一期间，倭寇为患频仍，海上寇盗活动加剧。兵夫所以御寇，往往摇身一变而为寇，嘉靖四十三年，柘林海兵谭允传等以缺额称乱，进犯东莞，即其一例。柘林原仅有极薄弱的设防，称乱的活动分子往往以柘林为攻取据点，故柘林遂成为海上往来的重要交通站。

潮州沿海的军事活动，在明代是寇乱最多的时期。万历十年潮州知府泰和郭子章著《潮中杂记》卷十即为《国朝平寇考》上下篇，纪载详尽。拙编《潮州志·大事志》系年纪要，存其大略。兹举其与柘林有关的事件，列出如下：

嘉靖五年(1526)柘林民吴大与吴三聚众驾海舟十余艘劫杀惠潮。

嘉靖二十三年(1544)李大用船近百艘合攻东路官兵并柘林,下岱乡民竭力守御。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八月东莞何阿八寇东路柘林,协守指挥马骧、东路指挥张夫杰不敢迎战。

嘉靖三十三年亚八弟亚九肆掠海上,是年六月初六日攻柘林,千户夏珪死之。

嘉靖三十四年柘林海兵谭允传作乱,广东提督吴桂芳平之。

万历元年(1573)林凤初遁钱澳求抚,自澎湖九奔东番(台湾)魍港,为胡守仁所败,是年冬凤犯柘林、靖海、碣石。(明史凌云翼传)。

万历二十六年(1598)四月,闽中盗引倭大艘十余人犯柘林、碣石,惠潮副使任可容剿之。(黄佐《海上事略》)

隆庆元年李锡为福建总兵官,海寇曾一本至闽,锡出海御之,与大猷遇贼柘林澳,三战皆捷。(明史212李锡传)

以上诸役以林凤事件最为著名,事详明史凌云翼传及菲律宾史。《潮中杂记》言“林凤拥众数千,为官兵所逐,因奔外洋,攻吕宋玳瑁港,筑城据守,且修战舰,谋胁番人,福建巡抚刘尧海遣人谕吕宋国王集番兵击之,至是又从外洋突入广澳。云翼……与福建总兵胡守仁兵合……追至淡水洋……凤走外夷”。

林凤的名字,一般谈中国殖民史者都耳熟能详,不必深论。在嘉靖三年(1559)至万历二年(1575)这段时间,由于倭寇的肆虐,人潮阳、侵大埔,海上若干首领人物大都诱导倭寇为乱,像许朝光会倭攻海门,略黄冈、蓬州;林国显导倭寇上里,(林凤即其族人);吴平导倭陷大埕所,据南澳;平党夥林道乾、曾一本,无不

挟倭以自重，失败而远遁外洋，官方参与此次战役经过，详明史俞大猷传，及《洗海近事》一书。吴奔安南，道乾至浚泥，略其地，号曰道乾港，聚众至二千人。（明史323记道乾自淡水洋扬帆直抵浚泥，攘其边地营港，即北婆罗洲之汶梨。）成为开拓外洋之历史人物。自吴平、林凤辈兵事平定以后，明廷乃于万历四年，因闽巡抚刘尧海之奏，而有南澳镇副总兵之设，柘林的军事地位遂逐渐为所取代。明史223吴桂芳传：“（吴）平初据南澳，为戚继光俞大猷所败，奔饶平凤凰山，掠民舟出海，自阳江奔安南”。……平党林道乾复窥南澳，时议设参将戍守，桂芳言：“澳中地险而腴，元时曾设兵戍守，戍兵即据以叛，此御盗生盗也，不如戍柘林便”。故先于柘林设寨，然只有常备兵一千七百一十六名，何以御海上狂飚之聚？故不十年而改于南澳设镇。当日请设海防的重要文件，《潮中杂记》卷五奏疏加以钞存，十分重要，固取与此有关者略加介绍，以供治海防史者的参考：

1、提两广军务右都御史吴桂芳疏：“倭寇海出没无常，先年议设南头、碣石、柘林三哨兵船分地防守，每哨止委指挥一员，兵无忌惮，得恣猖獗。近日柘林之变（亦指谭允传事）可为永鉴……臣等欲并三哨之兵而稍减其数……名曰督理广州惠潮等处海防参将。”

2、吴桂芳请设沿海水寨疏……“请设守备一员领兵一千二百名，住札潮州柘林，以严东界门屏之守”。

3、巡抚福建右金都御史刘尧海奏：“照得海贼林凤开遁外洋，不知向往。……今欲为两省久安计，必先治南澳……今宜得一总兵，领水兵三千人，专守南澳，而兼领漳潮二府兵事。……且南澳中有石城，乃近时贼人许朝光所造，屹立雄镇。……不惟海寇驻足无地，抑且遭贼出没不便，虽从此以为久安可也。”

南澳既设镇，初置副总兵，而柘林照旧有守备一员，互为犄

角之势。南澳有四澳，孤悬海外，南宋淳熙七年沈师犯南澳，杨万里自广至潮，讨平之。宋季帝昀避元兵，曾驻此地数月，今有太子楼遗址。郑和下西洋舟经南澳，黄省曾《西洋朝贡录》云：“南澳又四十更至独猪之山。”独山或即创猪澳，东里志：“宰猪澳，一在深澳东，戚继光从此间关道破吴寨穴。”潮语宰猪的“宰”字，读为透纽。上述诸事，足见南澳，虽为蕞尔小岛，久已著名于史书。柘林寨的遗物，现存有风吹岭东麓雷震关口上的石刻。其文如下：

崇祯十三年季春立

盘诘 奸细

缉获 盗贼

管柘林寨事都司曹

楷书字大如斗，令人触目惊心。盖此处为重要关隘，由海路登陆必经之途径，故设防以备不肖之徒。

风吹岭巨石林立，南澳镇总兵官员多摩崖刻石镌名其上，有第二任总兵晏继芳及梁东旭等题字：“闽广达观 万历丁丑（五年1577）季夏之吉闽粤副总兵晏继芳”

“天水一色 万历甲戌季冬 黔南梁东旭”（此据《文物志》录文。按南澳陈志，“梁东旭，崇祯二年任副总兵，”与此年代不符。）又雷震关巨石碑刻著下列题记：“协镇广东黄冈等处地方副总兵官吴讳启镇招抚各岛伪镇官兵人民数万在此登岸”

两旁小字略记“……予自癸亥之岁蒞任斯土，觉夫海波不扬，兵民安乐……康熙庚申岁协镇吴招抚之功所致也。是其功之上佐朝廷，下庇军民者大矣。但功大宣传，年久恐湮，爰敢勒石，以垂不朽云……立”

庚申是康熙十九年，是时清兵平达濠，潮州底定，吴启镇是吴六奇的儿子。六奇所著《忠孝堂集》有招抚南澳社（辉）吴（升）

两镇书多篇。六奇时为饶平镇挂印总兵官。据《潮州志职官志》潮州镇四黄冈协副将，吴启镇、康熙十四年任，十七年又任，二十年继之者为沈阳许登联。（见《汇编》页1147）是十九年黄冈协镇正是吴启镇。此巨碣为纪颂吴氏招抚的功绩。考湖寮出土康熙六年吴六奇墓志铭称：“丈夫子十有一，长启晋，次启丰，嗣职镇守广东饶平等处地方总兵。次启镇，邑庠生，娶甲戌进士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罗万杰公次女”。启镇妻即是罗万杰之女。碑云“各岛伪镇官兵人民，在此登岸”，可能亦包括降清的南澳前明总兵陈豹、吴升、杜辉等人，当日归顺清室的海外反动分子，都要从柘林的雷震关登岸，关外即面对汪洋大海，形势险要，万夫莫开。这一片石的纪录即是柘林在海防史上的地位重要见证。可惜立石的人名不清楚，从旁款所言“癸亥之岁蒞任斯土，”癸亥是康熙二十二年，如果勒石是饶平县知县，二十二年癸亥蒞任者当为颍州刘忬（忬尝修饶平县志），尚待核实。

风吹岭上的摩崖石刻群，新印《饶平文物志》大概多有记录并附图片，可以参考。上举晏继芳的摩崖原文记“万历丁丑”即是五年；而《文物志》作“九年辛巳，”显为笔误。九年的南澳副总兵则是于嵩。于嵩于万历十一年建南澳镇城汉寿亭侯祠记，碑今尚存于深澳的碑廊。

我于本年二月三日，（元宵前三日）至饶平柘林考察，由该镇穿过宋白雀寺古刹，又登元至正癸巳（十三年）的镇风塔，在风吹岭、雷震关上，凭吊石碣遗迹，低徊者久之。与柘林相去百里之遥的三百门港，位于洪洲与海山的交界，当年林凤带领徒众多人即从此三百门港上船出海。现在，三百门港正在开发为新的城市，回顾海上活动的历史故事，发思古之幽情，令人神往。

最近澳门举办“东西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向我征稿，窃念谈中外关系史者多知林凤等攻犯柘林，而柘林所在，其历史形

胜，向不明瞭，因取柘林为题目，草成此一短文。不贤识小，聊备商榷。记起南澳万历九年任副总兵而倡修《南澳志》的于嵩有“题柘林”五律一首云：

地险壮嵬峨，行穿翠霭过。潮平两岸阔，云密万山多。剑舞吞牛斗，旗摇剪薜萝。年来经几汛，瀚海息鲸波。（《东里志》艺文）

附缀于此，以殿吾篇。

一九九三年二月于香港。

又按：浙西亦有柘林，为异地同名。明史302日本传：（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倭）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人无人之境。又云：“浙西柘林、乍浦…皆为贼巢，前后至者二万余人。”证之俞大猷传：“贼犯金山，大猷战失利，时倭屯松江、柘林者盈二万。”此为另一柘林。

努力加强潮汕海外交通史的研究

陈 高 华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大陆的东面和南面，都是广阔的海洋。中国拥有九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有长达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五千多个大小岛屿，以及广大的海域。中国人的祖先，分别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生活，他们有的人在田野上耕作，有的人在草原上放牧，有的则在海洋上谋生。土地和海洋，都是哺育中华民族成长的摇篮。中华文化绚丽多采，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它不仅根源于黄土地，而且发生于绿色草原和蔚蓝的海洋。中国文化是多元的混合的文化。

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在遥远的古代，便已开始航海活动。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智慧和勇敢，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从现有的可信的文献记载来看，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已经对东方大海中的未知世界进行探索。在西汉时期，汉朝政府在经营西域，开辟陆上通往西方的道路——近代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同时，也已开始了对南方大海航路的探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航路上已经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到了唐代，中国人的航海活动进入了繁荣时期，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之间，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定的航线，广州发

展成为国际性的海港城市。从唐代中期(八世纪中叶)起,由于政治动乱及其他原因,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与之相应,联结东、西方的海上航线则日益兴盛。有的学者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有的学者则称之为“陶瓷之路”。到了宋、元二代,与中国发生联系的海外国家、地区进一步增加,中国人和阿拉伯人并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活跃最强大的航海力量。在此期间,泉州港崛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海港城市,大旅行家马可波罗认为它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同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海港。中国人的航海成就,在明代前期达到顶峰。发生于十五世纪前半期的郑和下西洋,无论就规模之大,活动范围之广,或是持续时间之长来说,都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极其罕见的壮举。

中国古代航海的成就,得力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无论在造船工艺方面,或是在海洋气象、海洋天文研究等方面,中国都长期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是航海技术的一大革命,便是中国人所首创。中国古代航海的成就,又得力于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繁荣,激发了海外贸易的要求。而海外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中国沿海以及部分内陆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上述“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称呼,便反映出农业、手工业生产与航海事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史和航海史,是不能和丝绸、陶瓷分开的。

由于明朝政府和继之而起的清朝政府在对外关系中采取保守的“海禁”政策,再加上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因而在十六世纪以后,中国人的航海活动,逐渐趋于衰弱。但尽管受到种种的压制,民间的海外贸易,仍然没有停止。始于16世纪,终于19世纪初期的“大帆船贸易”,将中国、菲律宾群岛、拉丁美洲联结起来,向拉丁美洲输出中国的丝绸,换回白银,运到中国。这一贸易活

动,对当时的世界市场和中国的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中国民间商人积极从事对菲律宾的海上贸易,则是这一贸易活动得以进行的主要支柱之一。这一时期东南沿海不断出现“海盗”集团,他们亦盗亦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海盗”集团的成员比较复杂,其性质和作用难以一概而论。但“海盗”集团的活动,屡禁不绝,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正常的航海活动受到了压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中国的航海事业也为他们所垄断。这种情况延续了一个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以后才发生了变化。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海上强国,中国的通过海的贸易活动曾经居于世界的前列,中国人对航海事业有过重要的贡献。在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应该也完全有可能重振雄风,在航海和国际贸易事业方面取得超越前人的更加伟大的成就。

在中国古代的航海和海外贸易活动中,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广东的广州和福建的泉州,是古代中国的两个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两省的其他沿海地区都与海外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受海外贸易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外向型的经济在两省占有相当的比重。因而在社会生活、思想意识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处于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很早便有海外交通发生。从宋代起,这一地区相继出现了不少港口,有着相当活跃的海外贸易活动。但因处在广州、泉州两大港口之间,海外贸易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只能是地区性的。到了明代中期以后,潮汕地区的海外贸易,反而呈现高涨的趋势。有些现象是很足以引人注目的。例如,南澳岛的兴起。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正常的海外贸易受压制,导致海上走私贸易的盛行。位于闽、广交界处又有优良港湾的南澳岛,便成为中外海商